



12月5日至7日,第22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暨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的意见》座谈会在中国诗歌之乡福建省霞浦县举行。张智摄

让检察文艺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记者 王治国 通讯员 李立峰

如何繁荣新时代检察文学创作,加强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运用检察文学推深做实检察工作?12月5日至7日,第22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暨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的意见》座谈会在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福建省霞浦县举行。莫言、林莽、林秀美、汤养宗等知名作家,张莉、孙新堂等专家学者,与1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检察机关的文学爱好者济一堂,展开深入交流。

笔会“大咖”云集,站位高远,议程紧凑,既立足中国检察工作实际又开拓了国际视野,既突出检察一域特色又跳出检察谈文学,既有文学理论的普及又有检察文学新书的发布,是一场学风浓、质量高、效果好的文学盛会。

创作的要义。她说,小说创作要勇于打破常规,大胆地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作法则,将身边真实的故事、熟悉的案例以及在创作实践中的所思所感如实记录下来。

《诗刊》编委、《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莽以“从沃伦的‘诗歌就是生活’到我的‘诗歌公式’”为题,分享了诗歌创作的经验。他说,诗是语言和情感的艺术,要见文化、见文采、见性情、见时局、见人间烟火,处理好情绪与欲望、明亮与透彻、沉郁与苍茫这三种关系。诗人要认真对待自己的内心,写出真实的生命体验,捕捉生活的细节,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赵信说,文学创作要处理好“有意义”与“有意思”的关系,每一个创作者都要做到“拒绝平庸,精益求精”。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汤养宗说,诗人要有入世的宽广情怀,成为一个有体温、有温度的诗人。诗歌要围绕诗意而展开,叙述是为了抒情,不能以叙述替代抒情,而要通过叙述展开诗歌的空间,呈现缓慢、复杂、多维的诗意。

这启示我们:在增强检察业务“硬实力”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检察文化“软实力”,打造有辨识度的工作品牌和最佳检察实践案例,可以提升检察工作的美誉度、知名度。在内挖潜力的基础上,要外聚合力,善于借智借力,融合发展、美美与共,推动检察故事破层出圈,引领检察业务提档升级。

共有的精神家园

检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人员共有的精神家园。“加强新时代检察文化建设,特别是繁荣发展新时代检察文学要做到‘八个坚持’。”检察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李辉提出,这“八个坚持”分别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守住文化的“魂魄”与“根脉”;坚持检察自觉,检察文化创作要更加自信;坚持人民立场,这是新时代检察创作的动机与源泉;坚持温暖向上,让人民群众从文学作品中看到正能量和真善美;坚持法治情怀,将艺术与法治、检察工作有机融合;坚持胸怀天下,回应人民需求;坚持守正创新,融入时代课题;坚持美美与共,创立检察文化品牌,建设合作共赢的平台。

生动活泼可亲可敬

“在检察题材的影视与文学创作中,检察官人物塑造尤为关键。”莫言说,人物不应是刻板的、高高在上的形象,而要让人感觉到可亲可敬,尤其是做到“可信”。在坚持原则、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塑造出有个性的、有鲜明个人色彩的检察官形象,把人物写得立体化,让人物内心袒露给观众。

在短视频和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做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莫言支招:一要与时俱进,利用一切最便利、最快捷的手段来宣传检察工作,宣传先进典型。二要坚守文学的基本原则,通过打磨精益求精的语言,塑造生动活泼、可亲可敬的人物,传递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观。

北京语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翻译家孙新堂以“中国当代文学在拉丁美洲的译介传播:探索与实践”为题,介绍了中国文学走向国门、融入世界、双向传播的历程,不仅开拓了检察文学爱好者的视野,也为检察机关涉外检察传播提供了启示。

有体温质感

“在检察文化里面,检察文学毫无疑问起到核心的作用、奠基的作用。”在谈到检察题材剧本创作时,莫言说,现在大多数群众可能都会通过影视作品来了解检察院和检察官。但是影视作品离不开剧本,剧本就是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张莉以“经典小说里的人物风景”为题,分享了小说

诗意的奔赴

冬日的南国依然温润如春。跨越山海,从黄海之滨来到福宁宝地,伴随着近十个小时疲惫旅程的,是新鲜而放松、欣喜又期待的心情——毕竟,短暂脱离日复一日、繁杂而紧张的工作,奔赴诗与远方,应是每个人内心的渴望吧。

第22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一开始,各位嘉宾热情洋溢的致辞以及检察同仁的发言,便让我迅速切换到充电模式。面对聆听,近距离接触并请教“大咖”,那份亲切令人心潮澎湃。莫言老师和诸多专家“大咖”云集,大多陌生而新鲜的面孔,大多睿智而专业的声音,大多思想的碰撞与灵魂的启迪,这期间的每场活动都是饕餮盛宴。

第一堂课便是莫言老师的“与检察官朋友聊文学那些事”。在他的胸中笔下,有无尽的故事。那是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高密东北乡赋予他的宝藏。他强调“语言和人物和观察”对作品的重要性,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辈,关爱提携着每一个晚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莉老师讲授的“经典小说里的人物风景”,着重讲怎样理解“好的作家和好的小说”的标准。她以自己编著的《百年文学中的北京》谈起,讲到“好的作家创造的人物要比作家本人活得时间长”,因为作品中的人物会参与我们民族的文学记忆。她又讲,好的作者要“把人当作人来写”,这真的是小说的最高要求吧。

滕晓诗派代表诗人林莽老师的诗歌课堂“从沃伦的‘诗歌就是生活’到我的‘诗歌公式’”,带我们走入一个诗意盎然的世界。他说,诗歌是经验写作,是生命体验,只有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人的感受。好的诗歌,要处理好情绪与欲望、明亮与透彻、沉郁与苍茫这三种关系。这何尝不是对文艺的至高要求?

一堂课便是莫言老师的“与检察官朋友聊文学那些事”。在他的胸中笔下,入夜,两场诗会——“被汉语的灯笼

海上花开 书写绚丽篇章

第二十二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作品选登

照亮的祖国”和“在诗歌里,星星可以变成人的灵魂”,只读名字便已唇齿留香,人未至,意已达。诗人郁篔说:“每一首好的诗歌都是一场意外。”是的,诗歌与诗会都是我们平淡生活的意外!大家和诗一同肩并肩,微笑,惊叹文字那惊心动魄之美。

以前,我对于诗歌读得并不多,总认为它与我们平庸的生活有些许隔阂。但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发现,诗,可以唯美,可以质朴,可以奔放,可以含蓄,可以感伤。我们可以在诗歌里做一场不愿醒来的梦,感受诗意为生活写下的注脚。

恰如一位同仁精准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在诗歌的氤氲下,不仅让人们有着幸福的眩晕感,也让从不写诗的人产生了写诗的冲动,让诗歌从此参与自己的生命,留下美好的烙印。”

这个夜晚,窗外的风应是温柔的,我们仿佛看到了被揉碎的星星和月亮,还有深沉的星辰大海。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检察院)

一场文学的盛宴

平晓斌

高铁在无边的夜色里裹着冬日的寒气,一路向南又向东,穿行在山区、湿地、河汉、平原,急切地赶路。我静静地坐在山西长治至福建霞浦的高铁上,沿途城镇的灯光从眼前一闪而过,或明或暗,或近或远,或高或低,但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记。我在为一场久盼的文学笔会而日行千里,星夜奔驰。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文学与我的入生深度捆绑的这40多年的点滴和细节。

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读初中时,被语文老师“逼着”“骂着”“打着”写日记的情形。没想到当初最不愿做的事,却坚持了40多年,每天不间断。而这些或长或短、或系列或单篇的文字记载,为我走向文学之路提供了最为丰厚的“文字矿藏”!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通过写日记练就的文笔,会成为日后立业谋生的手段。每次翻看被各类报刊刊登的文学作品剪辑时,总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心灵慰藉与精神快感!人生何以解忧,何以快慰?唯有文学耳!

这些年,自己总是坚持写、持续写,“写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2006年2月,当自己从发表的散文、杂文、纪实文学作品中,择选20余万字,交由作家出版社集出版《冷眼观潮》一书时,我没想到会成为全省检察系统第一个出版文学作品集的干警!2016年1月,当完成注册“萧冰影像”公众号时,没想到8年间,我会相继创作60余篇近30万字的散文、随笔,成为全省检察系统在《检察日报》发表文学作品

最多的干警之一!2020年10月,当我被批准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时,没想到自己是全省检察系统第一个成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的干警……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会在从事检察工作的业余或同时,深度喜好文字撰写和文学创作?是生存之需?性情使然?还是源自骨子里先天的热爱?至今都无法说清。但我很清楚,文学于我而言,是一种“瘾”一样的无形存在,只有不断地阅读、撰写、创作,自己才会沉浸、兴奋、快慰,才会带来安享生命之美的绝佳感受!

晚上8时许,高铁平稳地停在霞浦站。从山西长治-10℃的冬天,一下子来到福建霞浦10℃的冬天,上下20℃左右的温差,还真令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有些不适应。穿着保暖裤和羽绒服的我,低估了霞浦的冬日“热度”。原来,在祖国的东南福建,冬天可以穿着秋装度过!接下来的三天笔会,更令我“热度”满满,始终处于亢奋的状态。原来,检察文学笔会可以这样盛大开启!

我来自山西省的基层检察院,这些年来,以一个“检察文化人”的视角,深度关注着新时代检察机关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用心关注着司法体制改革、检察体制改革中一个个平凡的检察人员的心路历程,关注着他们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所思、所想、所盼、所获。我也曾创作出一些检察题材的散文和非虚构作品,有些还获了奖,但相比众多作家、作者,才知道这些作品从构思、笔法、语言等方面,还有不小的提升、改进空间。

致策兰
见君

太阳落山时,
太阳落了火。

你看见,
浓烟里跑出老虎和豹子,
金黄色的。

你失声痛哭着,
策兰,策兰,
你站在荒野。

荒野里,
一条路连着另一条路,
一条河流向另一条河,
一座山望着另一座山,
一棵树和另一棵树,
互相抱着。

策兰,你看,
树上,众多果子,
尖叫着,逃离枝头;
树下,
红蚂蚁的迎击队伍,
那么大,那么多。

策兰,策兰,
我是你的受害者。

从北纬30度出发
陈安辉

现在 请允许我缩小,再缩小
以一只小蚂蚁的身躯
从北纬30度的地图上启程

我将运行
将成为月光下移动的一个影子
彼时星星将目睹
逶迤前行的蛇行阵列

大地上闪烁虚虚实实的飞萤流火
不必好奇
众星的不眠之夜
共入回烟火明明灭灭 欢颜和消寂

夜宿枣园宾馆
崔友

应该想起谁
应该记住谁
这个地名,有星星一样的光芒

譬如,谁家的羊,谁家的枣
谁家白毛巾
戴在那片云朵上
说书的,听痴了谁家外来汉
旧纺车里,织出谁的泪涟涟

怀揣一个词,折腾了一夜
推开窗发现远处的小草,又矮了几分

霞浦之约
曹小航

东海如此辽阔

观海听潮 如诗如画

把大小连绵的岛屿围成起伏的摇篮
我想借一艘船看看冬日的海
密密麻麻的藤壶吸附巨大的礁石
一只大钟在博物馆里敲响闷东的潮汐

站在观海台上眺望远方
霞浦的风是咸的,
雨是咸的,空气也是咸的
想起四千多年的彩陶碎片
那成功驻军跨海收复台湾
还有奋族人舞动山间的清风

退潮的滩涂一片一片
网住的紫菜在海底画出
层层叠叠的水墨丹青
而山的那一边
海水静静拍打沙滩
诉说千万年海洋吞吐的盐与鲜

“秋芦一日 人间十年”
沧海就是桑田
一只听惯海浪的金吉拉白猫
沿着三沙茂密的芦苇丛
轻轻钻进我的怀里

母亲的背
刘婧

在时光的站台
母亲的背,是古老的岸
驮着日子的麻袋
从晨曦,走向暮霭

那背上,有我幼年的城堡
用她的体温,筑起安宁的巢
我在脊骨的山脉间奔跑
汗汗水,在皮肤的河道里咆哮

她背着陈年的伞
穿过风雨的巷弄
伞外,尘世在纷扰中惶恐
伞内,我在梦的边缘舞蹈

岁月如刀,在背上划下深槽
那是生活的犁铧,耕犁的记号
柴米油盐,在脊梁上堆高
她的步伐,未曾被重负压倒

母亲的背,弯成了一道桥
我在这头,未来在那头喧嚣
她曾引渡着我的年少
向着彼岸,希望在那里停靠

如今我抚摸这沧桑的弧度
像阅读一部无声的史书
每一道褶皱,都是爱的叮嘱
在记忆长河,永不落暮

星辰
崔也

比江湖更远的是星辰
比庙堂更高的是星辰
比沉默更混沌的是星辰
比失语更浩渺的是星辰

只有星辰的高远
不宜用高高在上来形容
只有星辰的高远
足以让人忘却所遭遇的高高在上

寂静
程灿萍

总有一闪而过的物事
掠过我的眼睛
比如这些美好的花朵
在雨中安然开落

还有在这样的城市里
安祥的夜晚
与朴素的词语拥抱在一起

遍地的狗尾草
在大地的稿纸边缘疯长
叶子上端坐的蚂蚁
雨来临之前往树干里迁徙

雨滴砌墙,蛙鸣声里安家
今夜,眺望和怀想都很随意
唯有文字寂静

红狐
梁德荣

红狐,一只红狐
从很远的很远的树林里跑来
在雪地上留下清晰的足迹
寒风刮动它的毛发
使它更像一片飘飞的枫叶

它姿态高雅,旁若无人
不时停下来,用脚掌摩擦
被雪粒迷住的眼睛
然后跑得更快

不知它是来自山谷还是平原
更不知,它会在这个季节
接近我的居所
红狐美丽的身影
切开了黄昏的底色
在盖地而来的暗夜边缘
熠熠闪光。这刹那的情景
除了我,不会有第二者看到

只有星辰的高远是抬头可见的美好
只有星辰的高远是所有人
都要抬头才可见的美好

更高的天空
更干净地抹平地上的坎坷
更闪耀的星辰
更果断地牵引如火如荼的心眼

满天的星辰如此高远
满天的星辰不得不如此高远

加入了第22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微信群才发觉,这众多的诗人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全国诗歌界的“大咖”!早些年在大学时,曾疯狂迷恋汪国真的爱情诗,也写了几年“不着调”的所谓现代诗,但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是写诗那块料,就全神贯注地改写散文随笔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参加笔会的热情,我认真勾画着每一句“叫板”的诗行,用心琢磨着每一个“爆点”的词语,诗人们用心创作的或长或短的诗篇,对我以“诗的语言”进行散文创作大有裨益。

这次笔会,是一场文学的盛宴。尽管时间短暂,却让我完全沉浸其中。我不知道,在我的生命里,除了文学,还有什么可以链接我与世界,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安享孤独,还有什么可以让我在笔墨的舞动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诗意与和谐?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靠一腔“难凉的热血”和“难灭的激情”来完成的。笔会期间,在“被汉语的灯笼照亮的祖国”诗歌朗诵晚会上,一首首好诗,令我击节叫好!并不年轻的我们,忘记了年龄、忘记了性别、忘记了地域,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一次次将朗诵会推向高潮。我在想:在当前喧嚣的社会,还有多少人会主动远离喧嚣,放弃功利,偏安一隅从事文学创作,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提供记录时代、滋养生命、安放灵魂的精神产品?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否成功,都功德无量。

“大雪”时节,我坐在霞浦的会议室,在等一场“大雪”节令的雨。下午时分,果然,雨来了。我坐在笔会现场看“雨”,行走在霞浦老街“雨”,坐在霞浦茶舍听“雨”,一场冬日的检察文学“及时雨”,就这样与我如期相遇。

(作者单位:山西省壶关县人民检察院)

